

●给我一霎那宠爱，用一辈子送你离开

如有爱倾城

元悟空 著
Call You
By My Life



鼎力推荐

腾讯读书频道主编
《中国青年报》著名编辑

晋江原创网
千万积分热文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如有
Call You
By My Life
爱倾城

• 元悟空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有爱倾城/元悟空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09.6

(时光纪)

ISBN 978-7-214-05884-3

I. 如… II. 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03786号

- 书 名 如有爱倾城
著 者 元悟空
责任编辑 江 南
文字编辑 孙 杨 冀南溪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280千字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5884-3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目录
CONTENTS

- 第一章 允许少年，永远言情 / 1
- 第二章 故乡，是用来离开的 / 10
- 第三章 有些回忆就这样过去了 / 18
- 第四章 梦吧！因为也许会成真 / 27
- 第五章 总有个瞬间让一切都不重要 / 36
- 第六章 年华是无效信 / 44
- 第七章 现实永远超乎想象 / 51



第八章 结束前不要退出 / 59

第九章 请你为我们祝福 / 66

第十章 希望诞生在自己身上 / 73

第十一章 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地生活 / 81

第十二章 常理之外，幸福到来 / 89

第十三章 薄如蝉翼的未来 / 97

第十四章 婚姻，是个太累的命题 / 104

第十五章 诚实就是谎言 / 112

第十六章 新生活不都是美好的 / 121

第十七章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/ 129



第十八章 太阳是你的名字 / 136

第十九章 在光明的景色中 / 143

第二十章 海水淹没一切 / 150

第二十一章 永远一无所获 / 158

第二十二章 有些相遇注定会反向背离 / 165

第二十三章 尘土和愿望 / 172

第二十四章 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 / 178

第二十五章 辉煌的本相 / 185

第二十六章 请饶恕我不得不软弱 / 192

第二十七章 所有的日子都为你破碎 / 201



- 第二十八章 在幽暗怀抱中成长 / 209
- 第二十九章 黎明前的晚安 / 215
- 第三十章 看得见黑夜的温柔 / 223
- 第三十一章 什么是眼泪 / 230
- 第三十二章 无处不远行 / 238
- 第三十三章 走了的，是我们 / 244
- 第三十四章 忘了忘不了 / 249
- 第三十五章 难免沦为朋友 / 256
- 第三十六章 永流的瞬息之河 / 262
- 第三十七章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/ 267

允许少年，永远言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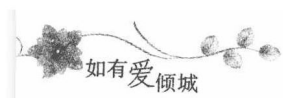
初夏的落日异常湿润，覆盆子的果实开始红熟，酸甜的香味将小小的县城浸没了。宛县中学的孩子们背着书包，穿过三元牌坊回家去。学校铁栅栏旁是座清代下马碑，初二的叶蓁蓁站在那里等她的邻居颜舜茵。

这所重点中学的孩子们，每天都要在三元牌坊下面来来去去。宛县中学的升学率即使在省里也是名列前茅的，叶蓁蓁则属于这些前途光明的孩子中最光明的那个。

颜舜茵就不好定义了，她出众的不是成绩，而是长相。不仅宛县中学，就算整个县城里，颜舜茵的好看都是出名的。

当太阳落到教学楼后面的山峦时，叶蓁蓁才看见颜舜茵气喘吁吁地跑来，马尾辫在脑后晃来晃去。

叶蓁蓁见她跑错了方向，急忙喊：“舜茵舜茵！”



颜舜茵调转方向跑到她面前，语气颇为埋怨：“干吗非要去你家吃饭啊，我好不容易等到李澈放学，还想看他打篮球呢。”

秦秦笑：“李澈又不缺女同学看，你就不用凑热闹啦。我家今天来远客，妈妈烧了干笋红烧肉，你最喜欢吃哒。”

听见干笋红烧肉，舜茵似乎高兴起来：“什么远客呀？哪里来的？”

秦秦说：“北京来的。教过我表哥一阵子。”

舜茵知道秦秦的表哥叶未奇前几年专门去北京的大学学过一阵摄影，在县城开了一家写真影楼，生意挺好。她还见过叶未奇为秦秦拍的怀旧写真，粉白黛绿的，十分动人。舜茵很想去拍，但拍一套写真实在是贵，又不好意思央求秦秦打折，只得作罢。所以听见有北京来的摄影师，便颇为向往。

秦秦又说：“这个北京来的摄影师啊，可不得了，他的爷爷是给慈禧太后拍过照片的，御用的呐！有很多清末回忆录里都提到过他爷爷的名字。”秦秦费了好大劲才想起来：“就是光绪末年驻法大使时慕奚的儿子时睿钰。”

舜茵吃惊匪浅：“天呐，原来是他！”

“哈哈。”秦秦笑，“你居然也听说过，是不是看你爷爷那些线装书得来的？我表哥这个老师，该是时睿钰的孙子。”

说话间，李澈和一帮男生大呼小叫地冲过来，李澈飞快地在舜茵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。舜茵想还手时，李澈已经窜出很远，就见他倒退着跑，手里抛着篮球，咧着一嘴白牙对舜茵笑。

秦秦家和舜茵家，是对着石板街的两幢老房子，石板街中间矗着的牌坊显得尤其巍峨，2楼匾额的石层已经剥落，字迹模糊不清，难以辨认。不过，一楼额枋上古朴典雅的“贞百里”3个篆体大字，倒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上枋下枋的“凤穿牡丹”和“双狮戏球”雕刻，构图洗练，虽然经历沧桑岁月的洗礼已经残损了，但仍然精致厚重。

舜茵一眼看见牌坊下立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孩子，清冽冽的背影在暮色中伶仃无俦。

蓁蓁不知何时进了屋，在里面喊：“舜茵，舜茵！”

男孩闻声回头，夕阳西下，晚风轻起，舜茵看着那男孩的眼睛，定立住，纹丝不动。

蓁蓁见表哥正陪一个斯文白净的男人说话，知道是客：“叔叔好！”

叶未奇还没来得及介绍，中年男人已笑着说：“小叶的妹妹？真文静的女孩子。”

男人一开口，和电视里新闻联播主持的口音一样，蓁蓁觉得新奇，只是笑。男人又说：“我姓时。”

蓁蓁补了一声“时叔叔”，男人忽然想起什么，一叠声地喊：“子辰，子辰！”

他起身来找，蓁蓁跟着，出了门便看见舜茵立着不动，顺视线寻去，是个穿白衬衣的少年。

姓时的男人走上前，将男孩推了一下：“子辰，你们明天就是同学了，来认识一下吧。”

蓁蓁上前，大方地伸出手。舜茵回过神，一低头进屋去了。

屋里还有个化着淡妆的年轻女人，天气尚不很热，女人早早地穿了及膝的裙子，浅灰的八片喇叭裙，白色的有跟凉鞋。舜茵觉得真是好看，不由多看了几眼。女人笑问：“是蓁蓁吗？”

叶未奇答：“是蓁蓁的同学，舜茵。”

晚饭有荸荠圆子，梅花鱼茸汤。笋干烧肉确实端上来了，然而一直放在客人那边，舜茵不好站起身夹菜，只得礼貌地小口小口吃面前那碗缟纱南瓜苞。

大人们的酒杯端了六七回之后，年轻女人的脸微红，红得恰是好处，舜茵不觉注目，女人笑迎她的眼：“舜茵这名字谁给你起的？姓什么？”

“姓颜。”舜茵答，“颜如玉的颜。”

女人转向姓时的男人：“听鸪，你觉得颜舜茵的名字是不是很奇怪，让人想起《龙江颂》里的江水英，还是叶蓁蓁好听。”

叶未奇插话：“谁说的？我觉得比叶蓁蓁好听多了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他就被人狠踢了一下，往桌子底下看，是蓁蓁的脚，旅游鞋的鞋尖仍然



威胁地对他挑着，没有收回去的意图。桌板把秦秦隔成两截，上面那截若无其事在夹菜。

舜茵的脸烧到脖子，她将下嘴唇咬住，默不做声。忽听有人噗嗤一笑，舜茵循声望去，见是那白衬衣的少年。

时昕鸽瞪了儿子一眼，本来不打算开口的子辰见父亲的神色，反而看着那女人说：“《诗经》里的《有女同车》写道：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。样板戏里的江水英出自哪里？”

时昕鸽连忙夹菜给脸色刷白的女人：“俩萱，你看这笋干多嫩。”

秦秦停下筷子，看着子辰：“我的名字也有出处的：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”

饭毕，舜茵准备回家，觑了个空，到子辰身边小声说：“我的茵，不是那个颜如舜英的英，是绿草茵茵的茵。没有后鼻音的。”

候了一会儿，见子辰不做声，又嗫嚅道：“刚才谢谢你。”

子辰笑了一下。

秦秦睡到半夜，恍惚听见女人的号哭，还从隔壁子辰睡觉的房间传出家具倒地的声音，细细听去，仿佛叫俩萱的那个女人，还听见了妈妈在高声劝解。秦秦好奇，蹑手蹑脚来到窗外，凑上去看。

就见俩萱用双手掐住了子辰的脖子，时昕鸽头发蓬乱地将俩萱往外拉扯，俩萱不依，仍然在哭：“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！你就是想把你家的遗产留给你和那个死鬼女人的独生儿子，不给我们母女！我要掐死这个小杂种！”

时昕鸽嘶喊：“如今你见谁家还有遗产？你能找出来一个，我就算是骗你！”

子辰脸色虽憋得通红，却双唇紧闭，不挣扎也不动，倒有些隔岸观火的态度。

时昕鸽将俩萱没命地往回扯，嘴里分辩说：“怕你不相信，让你陪着一起来，我把子辰送到乡下，你还要怎样？等回了北京，我们就去美国找我哥哥，再不回中国了，这总可以了吧？”

丽萱这才停止哭泣，昂起脸披头散发地看着丈夫：“你和我还有安安，我们3个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了，你发誓！”

时听鸽不语，低头看儿子，似乎有些迟疑，冒出一句话：“没事的，你睡吧。”

子辰不答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。

丽萱见状，呜的一声又哭开来，时听鸽只得拽着她的手，半拖着出去。

秦秦见一屋子人往外涌，一溜烟躲回房间跳上床，耳听得喧哗声往前院去了。她预备睡觉，在床上翻了几回，复又趿了鞋来隔壁。

见子辰依然是刚才的姿势靠在那里没有动，秦秦走近他，说：“明天他们走了，就没人这样欺负你了。”

子辰没睬她，自顾自上床，溜进被窝。

秦秦觉得无趣，转身准备出去，却听见子辰在背后说：“你们这里的东西很好吃。”

她又看向子辰，得意地将头一扬：“等周末，带你去山上摘野果子吃！”

学校的地理书上，把这一带的地貌归为江南丘陵。在孩子们看来，那些远处的山岳十分高大，如若这些都只是丘陵，不知真正的高山该怎样峻拔呢？县城旁边的小丘不高也不低，适于攀登和嬉戏，沿曲折的小路走上去，长满了茂密的绿草。

叶秦秦约了舜茵和子辰，表哥叶未奇也正好有时间，4个人一同往城郊去踏青。间或迎面遇上同学的父母肩挑手提地经过，笑着打了招呼，继续前行。

映山红开得妖冶，油菜花星星点点的金黄在山坳里招摇，阳光将小坡抹了一片亮白，那光线里的草色比背阴处浅淡许多。

未奇说：“人离乡贱，高中毕业了，还是别去外地上大学了，就在宛县挑个好人家的嫁了呗。”舜茵脸红红的不答腔。

秦秦说：“表哥，你说什么是好人？”

未奇说：“第一当然要有钱。”

秦秦问：“其次呢？”





未奇挠头：“其次，还是要有钱。”扭头看着坐在一边的子辰又说：“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书上说，钱不是万能的，那是骗人呢。除了生老病死，凡解决不了的事，无非钱不够多罢了。”

子辰不说话，眯着眼睛看山景，将两手慢慢抬起，拇指和食指比成一个直角，对成个框子，举起来看。

舜茵靠得近，子辰修长的手指在阳光下有些透明，微仰的脖子迎着光线，细细的尽是鲜桃般的绒毛。舜茵吃惊地“呀”了一声，压低了声音问：“你的脖子怎么了？”沿耳侧而下，长长一道淤印，围在咽喉，沉甸甸的红。

子辰将头一低，舜茵见状不再做声。

秦蓁手里捏着几根细枝，都结着红果，果皮上小小的麻点子。秦蓁揪下一枚递给子辰，子辰接在手里，顺山坡下到溪边，打算洗了再吃，秦蓁已经笑嘻嘻地咬了一口。舜茵跟着也跑下来，把脚浸在溪里，溪水越过河床青色的石头，由足底突突地冲过去，像小拳头不停在敲。

舜茵问子辰：“你的户口不是在北京吗？还是要回北京考大学的吧？”

子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舜茵问：“你想考什么专业呀？”

子辰似乎对这个问题来了兴趣，眼睛一亮：“建筑！”

舜茵有些失望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可我觉得，你挺适合学艺术的。而且我特别崇拜学艺术的人。”

子辰问：“你家里有人是做那个的？”

舜茵摇头：“我祖上都是读书人，晚清那一代还出了父子翰林呢，县城里就有皇上旌表的牌坊。”说到这里她欣然笑了，歪头看子辰，“县政府的大院，就是我家的宅子，解放以后抄没了。怎么样？大吧？还有花园哩！”

子辰不解：“那为什么说适合学艺术？”

“因为你长得很像画上的人，搞艺术的就该你这样子才对。”舜茵打量着他，蹙起眉琢磨，“艺术种类那么多，你究竟做哪一行合适呢？画家？演员？音乐家？啊！对了，你爸爸不是摄影师吗？摄影也可以的。”

子辰嘟囔：“你怎么和我爸一样啊，男人学理科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”

他居然逼我考舞蹈学院呢。”

舜茵忍不住笑：“18岁才学跳舞也太晚了吧。”

子辰认真地看着她：“我从小就练舞蹈了，我妈妈是跳舞的。”

舜茵愣住，子辰站起身，找了个平坦的地儿，伸出左手掌按住地面，轻轻将身一提，四不着边地单手倒立在那里。舜茵着急，起身跑上前将他拉下来，伸手扯下他的衣领来看：“你这里不是受伤了吗？这样子会充血的，回头撑破了。”

舜茵正仔细看时，蓁蓁在坡上笑：“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呀？两个头都贴成一个了，我也要听！”

舜茵和子辰慌忙跳开，舜茵小声说了句：“晚上到我家后头的李子树下面等我，给你敷药。”

子辰说“不用了”，舜茵没听见，人已经跑上坡去。

也许因为都是好学生的缘故，宛县中学的孩子放学后多半都乖乖地回家。但今天舜茵走出教学楼的时候，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女生们却都聚在2楼，朝操场上的某个方向看，笑嘻嘻地议论什么。

李澈为首的十几个男生照旧在篮球场上打球，居然没有女生围观。舜茵沿女生们的视线看过去，原来是子辰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看书。

蓁蓁在舜茵身后说：“天快黑了，舜茵你先回去吧，我去叫他回家。”

舜茵经过篮球场的时候，李澈喊她：“过来一起玩啊！”舜茵就坐下看他们打球，看了不到10分钟，颇为无趣，起身走了。

她一边心里念着“阴阳殊性，男女异行。阳以刚为德，阴以柔为用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”，一边悻悻在想，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同学，还有谁看《女诫》？食古不化的爷爷居然要求自己背下来，简直太可怕了。

舜茵沿着街走，不觉到了蓁蓁表哥的影楼门口，橱窗里立着个穿白色婚纱的塑胶模特。以舜茵的眼光来看，这款婚纱样子不算很好，胸口的蕾丝太过繁复，腰收得不够俏，头纱也俗了些。她仰起头看那模特的脸，想着自己穿上会什么样。想着想着，忽然想到身边该有个穿西装的男子才对，心里忽然慌张起来，却在橱窗的玻璃里看见子辰站在身边。舜茵





佯装没看见他，静静立了一会，想等发烧的脸色降了温再离开，然而等了一会儿，脸色越发红涨，只得将头往胸前一埋，闷闷往家里走。

子辰跟上来：“是不是想拍照片？我会拍，我给你拍。”

舜茵的脸依旧是红，并不回头，也不停步，嘴里说：“好啊，你帮我拍。”仍然心虚，慌忙抓来一句话：“蓁蓁呢？她说和你一起回家的。”

子辰说：“我喜欢一个人走。”

天刚黑下去不久，蓁蓁大呼小叫地来喊舜茵。

“我哥哥和子辰打架了！都在派出所呢！我们快去吧！”

颜老爷子拄着拐杖立在大门口，斥责的口气对蓁蓁说：“小子们打架，叫我孙女去干吗？女孩儿家夜不出户，要去你自己去。”

蓁蓁说：“爷爷，子辰找我哥借照相机，一定是想拍照片的，还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去说清楚了，就好让他们回家。舜茵陪我一起去吧。”

舜茵自爷爷身后悄无声息地溜出来，牵了蓁蓁的手便跑，爷爷将拐杖在地上敲得“笃笃”响，两个女孩子早没影了。

半路上遇见未奇和子辰，一前一后地走，仍是杀气腾腾。叶未奇见两个女孩子来了，大声说：“没什么了不起，值班的是老秦儿子，一见我就说误会了，把他好好教育了一顿。”说着拿下巴指指子辰。

月光下，子辰洁白的脸颊上隐隐有些污迹，舜茵凑近看是血，嘴角也乌了。她狠命揉了揉一下叶未奇：“你为什么打他啊？”

未奇一样的鼻青脸肿，心里有些愧疚，却不肯认错，亢声说：“打的就是他！我就不借相机给他！”

舜茵嚷：“凭什么不借？”

未奇声音更高：“借你可以，借他就不行！他吃叶家穿叶家的，快忘了自己是谁了！”

子辰猛扑过来，未奇踉跄倒地，两个人扭在了一起，黑暗中看不清，只听得拳头砸在人身上的闷响，你来我往。

舜茵哇的哭起来。

蓁蓁爸口中骂着跑来，从地上拎起两个人，攥住衣领拖回家。

将两个孩子扔在堂屋正中，秦秦爸劈头给了侄子一巴掌：“都二十多岁的人了，欺负人家十三四岁的小孩子，这辈子你还能有什么出息！”掉头又端详子辰。

子辰的衣服裤子都破了，脸很脏，冷嗖嗖站在那里，丝毫没有认错迹象。秦秦爸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才开口说：“本来我不想把话说明白，既然闹开了，那就不能不说。你爸爸和你小妈去美国不会回来了，临走只给了我们家那么点钱。这点钱要养个大小伙子到高中毕业，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账。你爸虽说是我们家未奇的老师，其实只教了半年，算不得多深的交情，非亲非故的把你往我们家一塞，我们好说话才收留你，但你也得懂事啊，你这算是恩将仇报吧？”

子辰不答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现在就走，不用你们养。”言毕掉头出了堂屋大门。

秦秦想拦着，被父亲喝住：“让他走！半夜三更的，正好出去喂狼。”





第二章

故乡，是用来离开的

舜茵凑着自己家的窗户缝往秦秦家看，就见子辰一个人出来了，在街心默默站着，似乎正往这边看。

舜茵悄悄开了窗户，对着他招手，子辰踮起脚来到窗前，将下巴搁在窗台上，乌泱泱的脸儿昂起来对着舜茵笑，舜茵嘟起嘴吹他额头的伤：“等一下，我帮你擦药。”

她轻手轻脚拨开门栓去拿药箱，迎面一人手拄着拐杖，往上瞧，是爷爷怒冲冲的脸。颜老爷子脸色铁青，拿着拐杖在孙女背上乱敲：“深更半夜地开着窗户和野小子唧唧咕咕，平时的书都念到哪里去了？没有羞耻了！”

舜茵痛得唉哟直叫，子辰从窗户跳进来，拼命拉住颜老爷子举着拐杖的手：“爷爷您别打妹妹，您打我吧您打我吧，都是我的错！”颜老爷子负气，将拐杖用力一摆，拐杖击在子辰受过伤的额头。子辰一疼用左手捂住额头，右手仍牢牢攥住老爷子的胳膊，嘴里说：“爷爷您别打妹妹